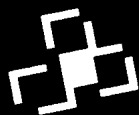


林
墉

品味文集



名家品味文丛
mingjiapinweiwencong

钟汶峰 选编
金雨彤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墉品味文集/林墉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9

(品味文丛)

ISBN 7 - 218 - 03794 - 1

I. 林… II. 林…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小品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7897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印张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218 - 03794 - 1/I·567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67 83791084

目 录

家之品

- 马跑着，那是我 / 3
 鸟语·绿叶 / 18
 美的回报 / 22
 少年的夜 / 26
在夹缝中纵马驶牛 / 30
 鸡鸭 / 33
 猴子 / 36
 八哥 / 39
 麻雀 / 42
 金鱼 / 45
 红嘴相思 / 48

人之品

巨匠雕虫 / 53

渴望 / 57

一笑千家暖 / 61

不钝的艺术触角 / 64

真情实景烟火味

——记王维宝的画 / 67

人生，多折磨人 / 72

石亦有情

——鲁恒的印纽石雕 / 76

沉实！沉实 / 79

他隐设在自然、真实中

——看陈永锵花鸟画 / 82

一双烫热、粗硬的瘦手 / 85

懂非俗 / 88

灵秀之歌

——序方楚雄画集 / 93

奇兀的那一边 / 96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 99

思之品

- 专一 / 105
- 生活与自我 / 110
- 朱耶·墨耶 / 113
- 《人物警戒》自序 / 117
- 说画 / 120
- 线·黑·白
- 我的插图 / 124
- 理解的积累
- 说速写 / 132
- 结构的节奏
- 人体速写 / 138
- 请拨动色彩这根弦
- 技法小议 / 142
- 读尚涛画自戒 / 145
- 有人性的美人 / 149
- 遗憾，本就如此 / 153
- 说“假话” / 156
- 艺术札记 / 160

旅之品

韩江雨韵 / 167

乡井 / 183

街巷深深 / 197

潮州小食 / 210

卡拉奇的海浪

——访巴基斯坦散记 / 219

清真之行

——再访巴基斯坦 / 228

我在寻找孔雀琴 / 246

访巴札记 / 254

家之品



马跑着，那是我

母亲说我属马，又是娘娘诞那天出世，必是“阿妈”带来的，凭这缘分，怎么没有个好命水！所以年年“娘娘诞”，总是分外地欣欣然，面上光彩几分。又加上天天来门口叫卖通菜的老婆婆，见我就说这孩子将来有官做，更惹得母亲喜笑颜开，一直唠叨这祥瑞的祝愿。其实，娘娘那层关系是母亲一厢情愿的意许，至今还未有落实。而卖菜婆婆的好话，本只在菜的好卖。但，母亲竟一直都当真。想来，我家三代都是单丁，曾祖父只生祖父一男丁，清末最后一科中了个秀才，小城里也算个事，就进了金山书院谋个职，这之前，他年年在乡下设馆授童子课，只可惜壮年之际被瘟疫夺去生命。只留下父亲一男丁和两个姑姑。父亲幼孤失父，又碰上黄绿医生，把扭坏的足腕治成铁一块，跛了。跛了就只能学不行路不站立这个行业。父亲就拜师学画花鸟，并终于成了潮汕第一代抽纱设计师。母亲 16 岁嫁到林家，一直生下四个女儿，到了 30 岁，才生下我这属马的，那份高兴，那



份祝愿，那份美滋滋的母性自然就有了如上的焕发了。

我一直生活在祖母、母亲、姑姑、姨姨、姐姐等女性的呵护之下，童年总泛着女性的柔光。祖母在祖父的影响下，竟能看读，只是不写，她有灵巧的手，能做各种潮汕妇女的手艺。她那针线碎布竹篮，是我小时心爱的聚宝盆。几个小小的泥人戏剧头，找段麻秆作身腰，再在那竹篮找出各式布碎，贴来剪去，加上鸡毛、香烟锡纸等废物的利用，一个个武生、花旦、忠臣、白鼻丑就相继出现，玩起来就总有些时日。逢年过节，祭品供果，都要有剪纸美化，祖母就会叫我到身边边剪边教我，花鸟之类，很快就上手。中秋节到，柚子要套上花纸，花生堆要叠上花纸，这种种，除了祖母的手迹，就有我的学绩。偶尔有了几个废马粪纸盒，就会拆开铺

平，用笔略描一下而剪成纸影人儿，手脚另剪，再用线打结铆上。夜晚用个几椅反转放，朝上的双脚中间，贴上一张白竹纸，再喷上几口水雾，干了胀得平平溜。再用一把竹香骨在纸影儿背上一勾，双手又各一支。油灯端来，我和祖母就来演白竹纸影戏，口中自不免要咿咿呀呀又叫又说一番。而姐姐们，当然是观众，她们一流，很会叫好和助阵。如今想来，她们当时怕看我得意的样子多于看我的纸影，那叫好，本就出自爱心——不扫我的兴。元宵时节，祖母定会找来一扎细竹篾，用纸捻丁细心扎起来，裱上白纸，由我找父亲的颜色涂画一番，几下子，就会有鲤鱼灯，石榴灯，红桃灯出来，耐心等到天黑，点上蜡烛的那时刻真迷人，那份心醉至今还新鲜着！九九重阳，秋风初起，韩江的水退涸下来，露出了大片溪沙坝。这是放风筝的季节。祖母只会操起锥剪竹篾，扎糊出鲰鱼或八卦箬来，与精致的制作一比，虽是最简单的一种，而我的本领也只能放得飞这样子的风筝啊！

当今难忘的还是跟祖母到寺庙进香礼佛的那些情景。祖母，她老，我七八岁时，她已六十开外，缠的小脚，走路小碎步，提不动香篮子。这差事，就落到我头上。又何况，她之入寺进庙，所祈所祝，本就是冲着父亲和我而来的。我每每提着盛着供品的香篮，伫立在她旁边，看她跪祈时，反复听到的总是她祝父亲发财及我平安长大的喁语。而最开心的是她要念念经文还愿，让我走开玩玩的那时刻。我就可以绕着释迦牟尼佛的金身来看个究竟，佛的低垂眼帘总望着我，走到哪也盯着，慈祥得很有威慑。周遭的罗汉，倒是奇趣横生，那时总不解为什么一个个罗汉要那么愁眉瞪眼，蹲腿捻眉，合掌弹指，只觉得他们反而不紧望着我，而是我紧

盯他们来遐想。檀香在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念经的声浪轻一阵沉一阵，与吸一口气相合息。匆匆的人流，匆匆的气色。人生的脸在这种场合，总是真诚地坦露着，毕竟他们在向神佛说知心话呐！童年之际，能有这种场合确凿构成了我尔后的艺术积累。我家隔壁就是天主教堂，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老姑娘，穿着白衣，把一群小孩招进旁边的小厅，排排坐下来，发几块饼干或几颗糖果，听讲故事。至今已全忘了是什么故事，当时怕也不知是什么故事，因为我一心只奔那故事一完才发放的小画片，印得美极了，有很多小人儿会飞天，有对小翼，穿长袍的胡子者，神情总静穆，云呀雾呀，真真实实，每每得到画片后，我就转向旁边的小孩，用我那份饼果与他们对换，以求多得几种款式不同的画片，小哥儿们大都慷慨大方得很。这教堂，美妙处还有那唱诗的风琴声，与寺庙的阴沉一比，这大大的窗户，蓝彩玻璃透着清新的气息，歌起处，怎么那么柔顺恬适？牧师的浑厚虔诚声调不论说什么，都显得美好顺耳。再加上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手势，简直不能不相信。寺庙给我神秘的压力，教堂给我愉悦的欢喜，和尚念经专注，牧师讲道热情。逛寺庙觉得做人很辛苦很沉重，坐教堂觉得做人很轻松很愉快。

寺庙教堂之外，要说说潮州的城墙。那是我心爱的去处。反正不知哪个朝代留下来的，实实在在就是戏中画中那模型。潮州东畔是韩江弯绕着，这城墙，高高的城墙，其实也就是堤！韩水春涨，水漫过湘子桥面，城门要关闭，船桅过处，在城中望去，竟如天边行云。而在城墙上望韩水，黄泛泛的漩涡，水面上有盆有椅、有猪有牛、有树有柜，死尸则自然有男有女。春雨泥泞时，这城墙真丑陋、真紧迫。但

倘是春过了，秋来了，水已退回到江心去，一心映照着艳蓝时，城墙下的岸边，就出现了大片绵延的溪沙坝。闪闪亮的沙与浅浅的江水，给我们一个嬉游天地，湿沙堆塑固然好，沙滩湿水平整处的走画比赛，更十分解恨。你想一片湿平沙，用脚用手用树枝，边走边画个侧面人像，还可咬个烟斗，还可戴个草帽，加个眼镜，加撇胡子……天地昭昭，江流潺潺，虽没有观众，但那份坦然与欢喜，至今再没尝到。夜来，月升时节，城墙隐在蒙蒙中，城基上的榕树晕成一片，没有枝，没有叶，墨沈一团，与白粼粼的江水一对照，爽丽得心醉。刺桐树的枝丫仿似笔笔粗犷的描画，真是一幅水墨画。我们几对小木屐走在城基石板路上的清脆与江上外江船中传来的提胡曲调杂在一起，那份说不清的滋味儿，直使我少年心头阵阵紧缩。朗朗月影，怨诉哀音，城墙却默默着，说不定暗暗中，又添上一两条皱纹。近抚城墙，皱纹可真真是千真万确的！城墙上有一座东门楼，是很威风的广济门城楼，楼基即是东城门。城门对出，就是古老的湘子桥了。石砌的十几个墩，江心却只是大船联起的浮桥。走起来，晃呀晃的，水流却咬着船头喷出哗哗白浪花。声滔滔，人沸沸，进城出城一片忙，人去人往都匆匆。只有江心桥墩上有只生铁铸成的水牛，黑亮静穆地守在那里，牛身被摸得闪亮，牛眼睁得大大的。

入得城来，有个开元寺，寺中有二大金刚四大天王，释迦大殿，观音阁，六祖堂，藏经楼等等，而最吸引我的是石刻的华表，石雕的通栏，尽是飞天的人儿，不是教堂的小孩儿，却是低垂眼皮的好姑娘。寺中沉沉的檀红色与白白的麻石色全浸在供香的檀味中，钟磬大鼓木鱼的音调包裹了这一

切。出了寺门，是一溜的红扎铺，人间一切的人物用品飞禽走兽，全可在这儿的师傅们的手中扎出来，大红大绿的调子引得我眼花缭乱，一站下来观看就可以大半天，粗浅的扎式还可来两下子呢。绕过开元街，入义安路，就是铜匠的天下，叮叮当当，整日敲个不停，而金闪闪的铜锣及器皿就一一上架。须知潮州大锣鼓靠的就是这铜锣，二排一溜几十面，扁木棍敲起来的雄壮花色着实让人血气升腾！那基本锣音的“争矫志翹”如今还时时浮出心头。与义安路交叉的后巷，则是顾绣抽纱的铺位，用絨线绣在锦缎上面，再加上箔垫，绣出浮凸的效果。其中还有几间木偶戏服店，则是迷上我最多的地方。浮洋的泥人头在这儿一一配上了华丽的装束，与戏中相一致。我外婆家的宗祠，则满是石雕、木雕、陶塑的名建筑黄公祠，今天已变成了古城保护办公室的驻地，也就是在这附近的铁巷当中。

潮州古城的风情哺育着我童年的艺术饥渴。精巧明丽，秀丽鲜艳本就在我的血中突突奔息。从来，以至于今天，我绝不敢说人的家乡不美，但我敢说，我的家乡是美极的，美得我直至如今还沉醉着，美得我直至如今还怀念着。人人都说人人是龙的传人，并于是都去找龙根，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黄河长城！而我，却怎么也拔不开脚跟；15年潮州生活，30年珠江生涯，我的两脚陷在南国的水乡了。灵魂儿就泛着南国的气息，想改魂换魄，不只不可能，更是不情愿。也许壮土豪客已不来叫我“同志！同志！”但即使来叫，也是叫不动的！

1958—1966年，我就学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和学院中国画系。三年附中，学了素描和水彩。全是苏式的契斯恰可夫

体系，水彩也是苏式学院派。这段严格的写实锻炼一直给我带来自信，使我充满着毅力和果敢，走着以后的历程。而在那时，是觉得很虔诚的，虔诚得带宗教意味。耳濡目染中，以为我所崇奉的是世上惟一高层次的艺术信条，巡回画派的形貌成为我追求的一片彩云。尽管不大知道底蕴，但也跟着大流爱列宾和苏里柯夫。而自个儿对克里玛辛的水彩，费申的素描却更加热衷。列维坦的风景和赛罗夫的人物心爱得了不得。星期天，学校只有早晚两餐，漫长的一天要用青春的朝气来忘记饮食的需要。但，一清早，五时多，就爬起床，跑到天台去画晨色，光芒虽则慢慢笼罩大地，却还是蛮冷的！吃了早餐就夹个本子，挂包中有调色盒，手中拎个旧铁皮罐跳到校外的田野中去。田基弯弯曲曲，小草晃晃荡荡，细水静静地淌，倒影被搅乱了又拼命伸直张平，日影从这边过到那边，色彩从蓝紫转到白亮再沉入橙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夹子中多了三两张水彩画。那心情，却仿佛夹着金银。回来挂到床头上，可以望上好多天。下了晚自习，夜来躺下之前，大家传阅的是“初升的太阳”——一个早逝早熟的苏联美术少年的真实故事。梦中，时时梦见太阳很冷，拿在手中抱在怀里都是冰冰的，一滑，掉了！醒来，一张席子和六斤棉被怎不冷呢！

入了学院中国画系，心中欣欣然，觉得这个系有个中国的名字在前头，怪有意思的。也于是勾起白描，临摹宋画，学敦煌，学永乐宫，学撞水撞粉，学浓淡干湿，学疏密集散，学抑扬顿挫都很带劲。古典艺术一切直觉的美完全征服我初进殿堂的惶惶心间。面前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完美，我有什么必要思考呢？学会它，拥有它，熟习它的这种欲望在

无限地膨胀！我完全沉进一种愉悦的吸收，简直就是享受。要学的是那么好，是那么多，真紧张。但紧张得很甜美。星期天不外出了，也不拎个罐子满地跑了。坐着，在教室坐着，临着一叠叠画，读着一本本书。为了描一个鼻子，可以废去十多张纸，为了咬通一个字，必须翻查几本书。工具性能的掌握就须花去不少时间。毛笔、宣纸、水墨就像俏丽跳皮的女孩，既可爱，又可畏，爱那美感，畏那脾性。学院严实的教学就像胀满的气球，要细心地捧着，一不小心碰上锐物就会破裂。而惟一可以解闷的是，我到乐队中去拉二胡，每星期三两次第八节文体锻炼课，就在乐队中过过瘾，这瘾一直过足十年，到离开学院为止。

学院学习给我一个写生与默写的扎实锻炼，练就当今的功夫。每周正课 20 多节的写生练习固然不必说，而每周要交 15 张速写默写的课外作业并不轻松，四周一次的构图作业更具挑战性。实际上，这课外作业又更可以发挥自家的才智，往往让人投入更多的精力。看一部电影，紧紧地想着如何默下那场景那人物，下乡劳动，一心在默着周围的男女。刷刷地画，紧紧地默，也就练就今天的白纸对青天的习惯。看到才画与想到就画的训练本就很有差别又很有联系。那时节，我有机会看了画，当然看着画，但倘若无机会看，我就想到就画。我从很早起，就从工匠师傅那儿秉承了勤快的手脚——不精熟，怎叫艺？一直到今天，我仍把制作的精熟当做标尺之一。我绝不相信热情和祝愿就可造就艺术。芭蕾的足尖和汗水才只换来轻盈二字。绘事尚不精具描实技能，那来醇醉！欣赏与创造本就是一个永恒的等式；费多少心血创造，就有多少心血蘸灌欣赏。

学习生涯中，每学年总有两三个月的下乡下厂实习机会。事实上下乡更多。这真是难得的好时光；离开学校的围墙，闯荡到有着活生生的人的地方，那份新鲜劲，万分诱人！又何况，即刻就有了多少可画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用三分之一时间参加劳动，亦好，力气本就有，又何况不去劳动，怎能结识别人呢？不结识又怎么会给你画呢？这么一来，近十年磨炼下来，倒是养成了很喜欢和实实在在的百姓相厮混的习气，甚且画起画来，就要想起他们来。生活、生活！本就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

五年学院课程，由于专制的武断，全国文科学业停课下乡去。只学得三年，后两年在沸沸扬扬的政治风雨中过去了。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这人类史上罕有的事情被我们碰上了。我们成了最老的在校学生，在疯狂的岁月里，我倒是重新再学解剖知识，一本格里曼兄弟的著作临到我能背默出来。又热衷于搞黑白画，把油画、雕塑画册都拿来作黑白的实验，厚厚四大册近千张的业绩很令我自慰。无聊时节，就读些被时令禁绝的书。疯狂久了，人也麻木，麻木到茫茫然。在这茫茫然中，我的手总不敢怠慢下来，总寻些可以拭磨手艺的好去处。麻木地画，总比麻木到不画好——那时节只能这样。

1968年踏入了社会工作。反正只要有画画，就算有点意思了。南海边沿的斗门县文化馆是我离校后的第一个栖身之处。厨房隔壁的一间小房子四张木床中有一张被指定为我的蜷睡之地。疯狂年月还正更疯狂，解放军汗流浹背的行军途上，20公斤背负外，还需在胸口挂一个本是梳头对镜用